

最近参加了几次婚礼,大都在五星级宾馆,上百桌的规模。入席后,必须等到18点18分,司仪才会隆重宣布婚礼大典正式开始,新郎新娘闪亮登场。桌上摆有冷盘和饮料,却不便动筷子,脑子里就难免滋生杂七杂八的感觉。

如今的婚礼,几乎都请婚庆公司承办,价格不菲,但这个钱家长愿意掏。然而遗憾的是,现在的婚礼似乎有点不中不西。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原本是歌剧《罗恩格林》第三幕中引导新人入新房时的混声合唱,现在改编成了管弦乐,在新人入场时奏响。而喜气洋洋的中国民间音乐,则很少采用。当其时,主持人会当着所有宾客的面,问新郎和新娘:“你愿意让某某作为你的新娘(新郎)吗?”回答自然是:“愿意。”其

看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板”不管厚薄都是一块板,老板不论大小都是老板。感觉颇为有趣。就像眼前这位宋姓男人,应该只能算是一块“薄板”吧。他在批发市场设一个小窗口,做的是小五金装饰扣的生意,据他说每月的收入不过跟一个白领不相上下,但大家对他称呼自然也是“宋老板”。

别看宋老板生意不大,却蛮有广告意识。那天他捧着一本广告画册找到我们工作室。画册是我们为一家大公司制作的,不仅画面精致且还是上好的铜版纸,价格不菲。他说要照这个版本也为他的“公司”设计一本。

我与他谈了价格,他偻门的分贝明显减弱,然并不退却,只是一味地灌水、砍价,说版面可以小些,页面也可减少云云。这样斤斤计较的小家子气让我没了谈下去的兴趣。

见我吱声,他话题一转道:“我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原本也不想设这个摊子,但老婆已退休,孩子又在国外,我一人在外跑生意,老婆在家怏气还无端猜疑。我没这个摊让她守着,夫妻之间也有些共同的话题聊聊。”说到这里,他欲言又止。啥意思?我不禁抬眼看着他,这样的跑题和卖关子,反倒是生出些许“悬念”来。只见

初夏的一个雨天,朋友邀我参加一场由一家琴行组织的钢琴音乐会,地点在松江新城的泰晤士小镇。

早在五六年前,松江泰晤士小镇初成规模,炒得颇热。各种商业、娱乐业态纷纷入驻,我一个农场老友曾兴致勃勃地在那里建了一个拥有百余亩土地的跑马场,他让我骑着千里迢迢从新疆买来的良种马,围着泰晤士小镇的英伦式街道溜了一大圈,我为这伟大的“移植”巨作而感叹。一辆接近完工的“皇家马车”,造价据说是一0000元。但后来,再也没听开马场的老友提起过那个曾让他热血沸腾的“泰晤士小镇”。

其实,“克隆”世界各地著名景点乃至景区的巨



七夕会
行旅印痕

婚礼杂想

陈 益

实,这样的问答,本是西方教堂婚礼的仪式,宴会厅不是教堂,司仪也不是牧师,算是洋为中用吧。旋即,司仪又让新人喝交杯酒,拜天地、拜父母、夫妻互拜——更换了传统中国婚礼的一套。

举办婚礼,主要是为了庆祝新郎新娘喜结连理。然而,这一天他们却最辛苦。为了取悦于人,他们往往早早地精心装扮,满脸笑容站在宴会厅门口等候宾客。婚礼过程中,有交换戒指、拥抱亲吻、斟同心酒等规定节目的表演。随即,

他搓着双手,脸上挂着几分讪讪又道:“只是一旦做了就得有竞争,我们是小本生意,想做些宣传总也得考虑成本问题是不是?”呵,兜了一圈,还是绕到价格问题上。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谈话技巧,即使再不济的男人,若说起如何顾及妻儿家庭之类的话,总会让一个女人无端生出几分好感。最终,我以微利的价格接了这笔生意。

翌日晌午,我来到宋老板的店铺,选择一些供拍摄的产品。店小得逼仄,墙面上布满了各种饰扣样品,但一方小桌上有一只翡翠绿的陶瓷花瓶,插了几支盛开的百合花,粉嫩嫩的,倒为这个叮叮咚咚的金属小世界里平添几分温柔的情调。

坐在桌旁的女人欠身微笑着向我打个招呼。她五十来岁的年龄,圆圆的脸,一团和气,看着温柔贤惠,与宋老板颇有夫妻相。我与宋老板谈着事,他只是埋头做账,其间来为我添加些茶水。我这才惊讶地发现,她居然是个瘸子。

一会有人在门口叫唤:“进货喽!”宋老板刚要起身,女人连忙说:“你们谈事情,我去吧。”“那东西忒沉,你能行吗?”“你甭管,我有办法。”须臾,女人推着一大箱货物一点点挪了进来,宋老板还是忍不住了,对我说:“你稍等一下,她以前在单位上班时摔折了腿,现在又有腰痛,我得去帮一把。”夫妻两一推一拉,将货箱安置妥

当。我说:“你们夫妇配合得还挺默契哦。”女人笑着答:“老公老婆不就是作伴吗,我家老宋外面的事情都是他在忙乎,里面的事我就该多照应一下。”接着她又催促男人道:“你忙你的吧,理货的事我自会打

理。”待我与宋老板谈得差不多了,女人还在忙得不亦乐乎,五月的天气,气温竟然飙升到30摄氏度以上,汗水顺着她的额头淌到唇边,她也顾不得擦一把。见她脸上洋溢着微笑的神情,仿佛那津津汗水是带着甜味的。

与其说做生意,还不如说宋老板是在经营一个亲情店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婚姻的美好境界。一份相陪相伴的同行,几许心照不宣的默契关怀,让这个平凡的女人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踏实幸福。

丁 汀

把绿色的空间填满似的;沿路人车稀少,进得“小镇”,更恍若来到另一个“影视基地”,真价实货的英式建筑栉比踵肩,一条条英伦小街,也被模仿的惟妙惟肖;只是街边为数不少的咖吧、酒吧、琴行、奢侈品牌服饰的店堂里少有人影晃动,街上除了不多的泊车,几乎没人走动,人气的清冷,与规模宏大的建筑相比,反差太过悬殊,几近“空城”!似乎就像一部史诗般交响乐的五线谱上没几个“蝌蚪”,寂寥之感令人惶恐。相反,来此婚纱摄影的倒有好几档,取完这里的好景致,载着伉俪们的车,便绝尘而去,也没工夫去咖吧歇息喝一杯,作点免费取最后的微贡献。小李老师邀请的钢琴音乐会

一桌又一桌地向宾客们敬酒敬烟,一大圈走下来,顾不上吃什么东西,很快又要去门口吹送离席的客人。回到新房,早已疲劳不堪。

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婚礼文化也就不容小觑。传统中式婚礼,浩浩荡荡的迎亲仪仗队,身穿凤冠霞帔的新娘被送上大红花轿,然后拜天地、掀盖头……这些都曾经积淀厚重的民俗文化,但它毕竟跟今天的生活距离已远,在旅游景点作“保存性”表演还是有意义的。

而目前流行的婚礼程序,中西混杂,要说“文化”似乎还远不够。那么,从事文化产业的精英们,能否设计出一套既符合文化传统,又有今天生活特色的婚礼仪式,在年轻人中推广呢?



我喜欢骑自行车,以前买菜、购物都骑车去。去年,我70岁领到了“上海市社会保障卡”,可以免费乘公交车了。于是买菜购货都乘公交车,不再骑自行车。

那辆自行车很旧了,卖掉也不值钱,我想与其闲置无用,不如把车锁卸掉,谁需要就拿来吧。也许是车子太旧,搁了好多天,没有锁的自行车依然好端端地停在门前。某天,我忽然发现车子不在了。我心里很高兴,不管是谁拿去,卖也好、骑也好,这车总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谁知过了十多天,这辆自行车忽然又回来了,仍然停在我的门前。一切都是老样子,而且仍然缺着一把锁。我觉得挺奇怪,车子怎么会回来的?看来拿走车的人,不是拿去卖的,也只是临时用用,用过又送回来了。后来这辆车经常不见,又经常回来,我渐渐习以为常。反正谁需要就用吧,有人用,总比没人用好。

半个月前,我邻居的门口,也出现了一辆不上锁的女式自行车,斜斜地放在墙边。也许,它的女主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自己不用了,让需要的人用吧!

如今,上海70岁以上的老人日益增多,如果把老人不用的旧自行车集中起来,变成公益的便利车,倒是不错的。

吴金武

今年打谜

陶宽汝
过火
(三字文艺新闻)
昨日谜面:棋界求才(成语)
谜底:下里巴人(注:下,下棋;巴,巴望)

在那家琴行的小礼堂里举行了约一个半小时,几十位家长带着自家的琴童,纷纷从上海莘庄地区的各处赶来。尽管是这位钢琴女教师的学生级表演,但不乏有几位颇有天赋琴童的精彩演奏;其间穿插的俄罗斯女歌手及2位专业歌唱演员的演唱,在小李老师钢琴娴熟的伴奏下,演绎得声情并茂,博得阵阵掌声……

音乐会的乐声、掌声冲破了“泰晤士小镇”寂静的氛围,给这“空间”注入一缕缕生命的跃动。

我没去过英国,也未曾目睹真正的“泰晤士小镇”的风情。但据目前的观察,上海松江的这个“克隆版”,尽管硬件美轮美奂,但人气却不旺盛。是的,我们财大气粗,可以再造一个“泰晤士小镇”乃至其他什么,但是,人文历史的积淀却是难以再造的。

儿时就背读过唐代诗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打那时起,就一直对“夜光杯”充满好奇。只知道有“夜明珠”,难道“夜光杯”也是夜里会发光的杯子吗?

后来读了点书,知道“夜光杯”之名源于西周。周穆王当政时,西域有一产玉小国,为求庇护就向周穆王进贡和田玉。第一年送,穆王悦;第二年再送,穆王漠然;第三年送什么呢?因穆王善酒,于是小国就挑选上等和田白玉,让一流工匠精雕细琢了喝酒的玉樽。明月之夜,白玉映照,晃动斟满酒的玉樽,波光粼粼,煞是好看,穆王乃大悦。汉代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称:“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此即“夜光常满杯”。

十余年前去甘肃敦煌游,见得商店里有售一种酒泉“夜光杯”的。甘肃自古就有“金张掖,银武威,玉酒泉”之说。此杯采酒泉西南面祁连山四千米雪线以上的“墨玉之精”,用纯手工,经三十几道工序雕琢而成。这种杯子纹饰天然,薄如蝉翼,内外平滑,玉质透明鲜亮,也会呈现“琼浆玉中月色波光”之妙趣。

酒泉“夜光杯”是唐人一首边塞诗无意成就的,

从资料可查已有近五百年的生产历史。明末清初最鼎盛,时有玉作坊十几家,日后渐衰,到民国时仅剩三家。建国初期,对玉作坊进行公私合营,成立酒泉夜光杯厂,逐步恢复生产。1957年当地一玉雕老艺人出席全国工艺美术老艺人代表大会,代表酒泉人民向毛主席敬献了一对“夜光杯”。2006年6月,酒泉“夜光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有传统和仿古两大类,几十种款式,不仅有墨玉做的,还新增有碧玉、黄玉和白玉的,其墨如漆、碧如翠、黄如栗、白如脂,异常美丽。经测定玉石中含有一些稀有元素,用作水器和酒具,对高血压、贫血有辅助疗效。酒泉“夜光杯”现已成为甘肃开发旅游产业的“老字号”拳头产品。

去年夏天,到本市青浦一藏家处鉴赏玉器。百余平方米的展厅里摆满了从史前文化期到明清时期的各种古玉器,其中有几件东西还是可圈可点的。临了,主人有点神秘地关闭灯光,只见有件玉器在黑暗中闪着淡淡的绿光。《夜光杯》随之诞生,至今主人不无得意地告知:这

就是“夜光杯”。开得灯来细察:此杯呈黄绿色,高约十五六厘米,雕工虽一般,却是件大开门的汉代云纹高足杯。汉玉中确有用发

光萤石琢磨成的小器物,而做成高足杯的少见。此类发光的萤石在我国广东、湖南等地均有发现。因其玉质较粗,润度不好,且这种萤光是否有害尚不得而知,故真正古玉玩家少有问津。欣喜的是终于见到儿时猜想中的“夜光杯”了。

对王翰的《凉州词》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是临阵前夕的一次军宴,读出悲境;有人认为是大捷凯旋后的一次畅饮,读出豪情。其实任何的理解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一

只名传千古的“夜光杯”。“夜光杯”是和田白玉的,是酒泉墨玉的,是发光萤石的,或许还有其他说法和想象的。其实任何材质也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玉石情结的探索和传承。

请举起我们心中的“夜光杯”,斟满生活的美酒,为博大精深的中国玉文化干杯!为《夜光杯》副刊六六大顺,更出风采干杯!【注:1946年5月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副刊《夜光杯》随之诞生,至今正好66年。】

由于世界人口越来越多,耕种面积越来越少,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未来吃什么?未来食物从何而来?

近年流传一个新概念——垂直农业(或垂直农庄),有专家预言,至2050年,世界的垂直农业可养活100亿人口。垂直农业其实就是“摩天楼农业”,这是营养科学家和生态学家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专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斯波米尔从1999年开始就在研究城市农业的方案,他估计,一幢30层的垂直农庄可养活5万人。垂直农业采用循环系统,水、能源和土地用量都很省,单位面积的产量均高于“水平农业”,如草莓的生产率是水平农业的30倍。垂直农业的生产不受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能源来自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完全符合节能减排的标准。

营养固然很好,但是人体还需要其他营养,尤其是蛋白质。联合国粮农组织非常看好昆虫,理由是昆虫富含人体必需的重要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并列出了一个亚太地区可食昆虫的排行榜,中国的虫膳因此很受推崇。从营养生理学看,推广虫膳很有意义,特别是昆虫的幼虫,它们是蛋白质的杰出供应者。100克夜蛾幼虫能产生300多千卡热量,含45克蛋白质,脂肪含量仅10克。专家们很清楚,让西方人接受原始状态的炸炸蟋是有难度的,因此必须研发新的加工工艺。也许可以将昆虫制成粉剂,然后压制成块状物,再烹饪成佳肴。昆虫有个好处:易于大量培养。

想吃肉就得养猪、养牛、养羊,这是传统的观念。鉴于今后有可能继续人口膨胀、土地缺失、环境污染,吃肉也要另辟蹊径。为此,人们正在探索新的途径,通过牛、猪、火鸡的干细胞或肌肉细胞在“生物反应堆”中长出肉来。根据目前的工艺和技术水平,得到的产品仅仅是碎肉,可以用来制作香肠和煎肉饼。预计再过10至15年,整块的肉有望上市。

据统计,人类每年要从海洋捕捞8000万吨鱼,这一数字十分不利于保持海洋鱼的存量。因此必须通过水产养殖补充人们对鱼的需求,然而问题没那么简单:养殖场的鱼是通过吃小鱼长大的,但它们不拒绝用鱼粉做成的食料;换言之,我们必须投入很多小鱼,才能吃到大鱼。于是,“如何把鱼改造成素食者”成了一个重要课题。试验证明,在一种植物性蛋白质含量占75%的鱼粉中添加氨基酸,这样的鱼食能被鱼儿接受,鱼的味道、产量和营养物质的含量基本上不会改变,唯一的缺点是不含对人的健康十分有利的鱼油。于是人们在鱼饲料中又添加棕榈油、亚麻油和菜籽油的混合物。在鱼离开饲养池以前,让它们享受一次为期14周的、含有鱼油的特殊“疗养”。这些鱼于是拥有了脂肪酸。

按照中国人的治家格言,过日子应未雨绸缪,城市农业和未来食物并非闲得无聊而想到的。

陈钰鹏

城市农业和明日菜谱

知苑
新语